

梅花草堂集卷之三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周友山

周友山思敬江陵門下士也與耿天臺友善天臺性
新鄭家居侍即嘗爲江陵言之穆廟改元江陵以郎
署起天臺田間遲遲不進江陵謂侍郎曰爲語耿天
臺當一出及吾在事侍郎輒感曰僕嘗老矣豈復能
婆娑即署間僕僕作磨折態乎江陵目侍郎曰友山



義改木僕少卿天臺乃出又鄒南華勅
非法政府怒甚欲斃之杖下侍即憂之請其解
入見問江陵何怒語之故侍即笑曰豎子何足圖
金吾校尉多着氣力豎子烏有矣天下事大此者
幾皆政府身肩之奈何以天下之身爲一豎子伐性
乎不虞天下窺喜怒耶江陵色定侍即出語人曰已
解圍矣鄒竟免死

論文

作文無他法只要深入題髓跳出題外深入題髓
題之意跳出題外寫題之情觀題之意下語不踈寫
題之情運筆不滯馮先生教人深處更深一步直入
針孔然後盡從筆尖上拈出近世文士亦知深一步
法欲從筆尖上拈出非大圓通不可幾也

趙道人

庚子冬律僧洞十禁足玄秘閣趙道人年七十餘事
師甚謹每夜半輒煮湯温餅餌候俟雖禁寒不懈其
徒從外歸有遺道人棗栗者必盥手藏之以奉洞十
洞十益不自安謂吾何德行徒勤苦老人吾寧高

即不經行念佛矣而道人意彌虔不少急欲傳
但看玄秘閣僧兩願翁翁如洞十師則道人之度是
不虛耳

心月

趙玉林之徒孫心月白哲微班舉止恂恂昕夕持圓
覺經甚誠年二十餘病死將寂始取衣置榻上 笑
曰著何衣某初墮地時著何衣來耶請留之以供堂
象何不得而殉死人乎速如法毘我有問及者但云
朝海去矣遂瞑

度曲

喉中轉氣管中轉聲其用在喉管之間而妙出聲氣
之表故曰微若絲發若括真有得之心應之手與口
出之手與口而心不知其所以者嘗聽張伯華吹簫
王季昭度曲庶幾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束今
日納涼張時可北亭上聞徐生歌大有故人風味不
覺快然季昭歌者也微言冷諠雅冠一時後爲尼數
年化去五月廿六日記

沈生

少不解事頗好狹邪游每與沈生清吹劇飲往往連
旦有居先生東玉者年七十餘與生狎客多笑之而
予獨愛其婆娑自喜之狀生或怒輒與解圍或又笑
予君奈何左袒老人予曰正恐後人復哀後人耳象
客皆大笑去今已二十餘年予忽五十沈生來自吳
興觴于草堂坐客幾三十人無深識者孺和爲歌一
絕句云滿堂絃管管清歌宿昔風流較若何暗指少
年都不識故交一別已無多

仁脈

達磨面壁九年影留石上魏恭簡使人鑿之深三尺
有血濡濡出石端工乃止聞者驚相訝也優填至思
佛命刻旃檀像世尊下切利天像亦出迎三喚三應
世尊云無爲真佛實在我身此非神通故是仁脈耳
易中孚之辭曰豚魚吉解者曰豚魚無知之物以况
不可化誨之人覽之失笑

顧惟訥

故人夏惟訥好求遺書能識字土風世故多所抄錄
嘗藏一篋甚秘其妻莫能見也惟訥且死妻往視之

僅秃管數百枚抄錄襍記可萬餘篇奇人也故嘗
立一小傳今日得倫倭始末一卷載任公寄子二書
辭旨忠壯附錄于此其一云兒輩莫愁人生自有定
數惡滋味嘗此也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園也
讀書孝親無貽父母之憂便是常常聚首奚必一堂
哉其一云我兒細細叨叨千言萬語只欲乃父回銜
何風霜氣少兒女情多耶你老子領兵不能討賊多
少百姓不得安家鬻羶裹革此其時也安能學楚囚
對兒等相泣幃榻耶以後世事不知若何幸而承平
則父子享太平之樂不幸而戰不勝則夫死忠妻死
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個是而已可與汝
毋言之不必多話

王伯欽

王伯欽先生古貌慧心好吟喜飲嘗自號醉愚又號
倚梧吟叟辛未釋褐即遺先君書云秋風漸肅池上
芙蓉爛開兩人徘徊山中若蓬壺仙島相知三四人
舉酒相屬吁烏烏寧復念玉大拘迫拳拳之苦乎
又曰黃花白酒偃仰泉壑何日忘之又曰麋鹿野性

終在長林豐草間耳已令歷城還路安竟以
提一壺與張師文周芝孫輩酣飲山阿吟咏不輟
世事泊如也與弟德安守幼文是性友愛晚年福
嘗邀先君過西園坐卧萬梅館中輒懷母夫人德
安公不置其詩云狂風號五月一夜水滄滄細竹烏
雀度閉門霰雪飛所嗟母子遠復嗟兄弟違如何酒
未醒夢逐淚沾幃又嘗與先君書云暇則縱帙獵奇
倦則擁姬酣卧大丈夫不得志便當聲色自娛情
豐豐累百千言予嘗集其書置一麓高可三尺字畫
適遠不惑之其令惜為人取去今日偶得倚梧吟追
想故人風味遂不成寢其詞曰飲酒未必醉倚梧便
長吟涼風吹苧衣道遙開我襟朝朝白雲飛飛彼高
山岑暮暮孤禽還想在中樹林白雲共飛鳥孰知煇
與沉朝朝復暮暮孰知古與今

論文

四方兄弟歡劇累日紫翠互施宮羽迭變真有無量
快活無量進益今夜舟中被酒達旦無寐忽思里中
五六兄弟怒如調饑也乃知附近深交如飯如茶如

肉如酒但有醉飽時那有厭棄時不知味者妄謂
品無奇此倉皇下咽不經齒嚼者耳海內慕尚之交
譬如親賓設席鷄猪魚鴨犬畧與常用等第一經處
人艱膾賔人鋪設便增氣色令人有且敬且感意若
夫意氣之友故是山海奇錯率然遇之食指自動趾
裂鼻析吻縮舌澁齒若自見其所甚欲不能不食然
亦不宜久食至于真正相知則人身之元神也非飯
非茶非肉非酒無色無聲無香無味但覺有之則肢
體輕安肌腦滿壯一日指之神氣消縮緩急失之腰
背麻痺吾烏乎知其所以然而然耶故夫相知談何
容易管鮑之交遇其匹子長之傳通其意漆園之相
視而笑莫逆于心傳其神

三境

抱影寒廬夜深無寐漫數樂事得三境焉其一曰禪
喜一室十圭寒蛩聲暗折脚鐺邊敲石無火冰月在
軒燈魂未滅攬衣獨坐如遊皇古意思虛閑世界清
淨我身我心了不可取此一境界名最第一亦有倚
紅大師蓮花不染苦吟乞士不碍真空一動道場方

斯邈矣其一曰人殺窮陰殺節悲死嗚呼被
穿骨飛雪啣枚寂寂搗截陰山萬里沙場僅餘鬼哭
肅陣歸營冰月當戶滿引清嘯指隨膚裂此一境界
差足神王亦有專城老將出境便還長勝名家尚
殘孽非曰能之願姑舍是其一曰豪舉盡屋曲房
爐列坐鞭車行酒分隊徵歌一笑千金樽蒲百萬名
妓持箋玉兒捧硯淋漓揮灑冰月流虹我醉欲眠鼠
奔鳥竄羅襦輕解鼻息如雷此一境界亦足賞心
有年少王孫擁姬酣卧蠹魚墨士典衣論文既腐既
酸所樂不在

陸彥先

彥先怯蟲而怖鬼性不好洗沐友人強之掉臂遊去
嘗行山中有蟪集其裾截裾而走喘行百十步猶不
能休偶夏月宿友人家誠主人必使兩童子候伺毋
令鬼矚也俄而覺則童子已視其寢休沐矣彥先怖
甚取被蒙其首屏息門間後童子至惶遽從門間出
持童子肩狂叫欲絕童子疑其鬼也駭汗病幾死客
謂彥先曰君怖鬼而鬼乃憑君為童子案鬼案

子也君直鬼耳彦先笑曰吾故輩童子之來以爲
子鬼矣而烏知爲崇耶

先輩

予自卅角及冠侍先君子往來親賓家絕未嘗有
禮之交每見朝列大夫王先生揖後北向坐方令
子布席呼予就位少呼行長呼字至予年五十猶然
見葉先生雲嶼稍稍歎曲予心慰甚以爲先生之外
我也今世少年周旋長者間言笑自若豈人心之不
昔歟予與吾鄉名兄弟間猶及侍四王三顧如奉政
之和毅朝列之清真臨古渾德安之坦亮善州
之豪雅甌寧之沉敏孝廉之開霽許人如禮無揚予
心

見玄

僧見玄周姓坦質無他腸自少重聽見人則笑人或
語之不能了則笑不可止喜從予語知予病目玄心
憐之今夜予乘月色訪古松于玄舍予却立栢影下
使童子問曰松師在乎玄掉頭不顧而去予心知爲
玄也亟呼之玄大喜通告其徒曰元長眼差矣乃能

從栢影下識予因跳躍不自休予笑曰借使若然
童子問幾失君矣因與松師霽澄登語其事不覺
然昔龐安常病聾求診者必相眦以筆東坡居士云
君以眼爲耳吾以手爲口皆一時異人也萬曆年月
日

安孫

龐德公釋耕壠上不就官祿劉表問之曰何以遺子
孫公笑曰吾遺之以安至哉言也吾指衆食檮嘗
十金之業而朝來桐復舉十指可呼其乳名曰安
吾故有以遺之矣若能渾其好醜之見而免于黑白
之勞吾之所遺較德公更爲勝之乙巳正月廿三日
書于息舫中

登惠山

瓊州三山庵有泉味類惠山蘇子瞻過之名之曰惠
通其說云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
也二年前有餉惠水者淡惡如土心疑之聞之客云
有富者子亂決上流幾害泉脉久乃復之味如故矣
泉力能通數千里之外乃不相渾于咫尺之間此惠

之所以常貴也歟李文饒置水驛以汲惠泉而不
脉在長安昊天觀下鮮能知味大抵然耳今日與
公履茹紫房陳元瑜登惠山酌泉飲之因話其事顧
謂桐曰凡物行遠者必不雜豈惟水哉時丙午冬仲
十二月月印梁溪風謾謾着聽松上公履再命酒數
酌頽然別去

王先生召張伯華吹簫

大梁王松筠先生治崑山酌泉茹冰風流自賞至今
人猶思之立祠江干口碑載道先生嘗聞部民張伯
華善吹簫使人召之誠不得辭伯華寔甚着布帽衣
青衣僂行而前先生揖之入命吏設酒脯慰勞談言
歡譁令奏新聲伯華殫技馳騁先生倚歌和之有白
金純棉之賜明日伯華移家匿吳門聚徒授書竟先
生之任不歸先生亦不復問

月能移世界

邵茂齋有言天上月色能移世界果然故夫山石泉
澗梵剎園亭屋廬竹樹種種常見之物月照之則深
蒙之則淨金碧之彩披之則醇慘悴之容承之則奇

淺深濃淡之色按之望之則屢易而不可不以
山大地邈若皇古犬吠松濤遠于巖谷豈坐木長
如坐卧人在月下亦嘗忘我之爲我也今夜嚴叔向
置酒破山僧舍起步庭中幽華可愛旦視之醬盎
然瓦石布地而已戲書此以信茂齋之語時十月十
六日萬曆丙午三十四年也同游者朱白民邵茂齋
顧僧孺茂齋之弟仲範嚴叔向沈雲父予子桐侄相

我輩怕老成

丙午冬虞山錢受之初試鹿鳴予見之舟中着潯衣
甚敞心疑之以語瞿元初王季和二公曰不然受之
即年少高捷肯着意耶今日方有外祖母之戚故爾
予笑曰故疑之非我輩人得意怕不老成我輩人得
意正怕老成耳二公絕倒

雲霧茶

洞十從天台來以雲霧茶見投亟煮惠水瀹之勃勃
有芫花氣而力韻微怯若不勝水者故是天地之兄
虎丘之仲耳然世莫能知豈山深地迫絕無好事者
賞識耶洞十云他山焙茶多夾雜此獨無有果然耶

不見知何患乎夫使有姝事者其日露其膏價若他
山山僧競起襍之矣是故寔衰未知名物哉予長
喜泉

早起發惠泉將蕪火烹之味且敗意殊悶悶而王
生來告朱子將所得近業小有花木可觀清泉滄然
出屋下甘冷異常石甃甚古聞之喜甚當遣奴子乞
之名曰喜泉之非過子將齋中當作一泉銘以貽好
事者我之心淨安往不得歡喜哉病居士記

吾不如

歸季思死吾輩無此清真之友矣獨居修行遠絕塵
囂吾決不如季思托志簡遠固窮自完吾決不如王
孺和兩歲之中二人者皆全其傲而吾以殘敗之面
目向人日受其顏色而不得自休悲夫東坡有言此
處有甚麼歌不得要是談理不談事耳雖然夫事則
何窮之有吾言妄矣

里節

予友許公舜忠雅多情徐叔行翩翩自喜皆一時快
士也亡何後先天殒而公舜之婦汪撫遺腹子孺瞻

未三十年諸孫繞膝叔行之婦朱嚴浴自持三沐
有成立麟趾振振今年可未皆五十善飯無恙操
如常此亦里中一盛事也嘗因是觀之吾與賢里不
過教才百家之聚志士才人往往比肩而女子之祥
如汪如朱如周汝蕙之婦孟如曹秉鑑之婦朱如周
迥之婦葛或倚嗣子或撫稚女皆白甌自保冰玉
清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堯之時比屋可封于斯
特盛矣

別澄伯

澄伯從雪浪師將婦白門過予言別予方患脚氣
諸痛楚不能發一言澄請教爲書東坡遊廬山詩一
首貽之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是處看山迥不同不
識廬山真面目却因身在此山中雲浪庵闢于天下
他日澄歸請問此行作麼看

千葉綠梅

梅之品萼綠者最然予故未見千葉綠梅也昨歲五
月二十九日遇于魏孝廉書舍之南奇香鮮綠英
逼人燃燈照之光態浮瑩時有英生揚輝光生火

李生度曲予素不解飲酒竟沉醉今忽行年未及
且轉梅萼再敷偶想見其處以語虞山玉梅刻其
一幅見投命兒子掛息舫中潏澗山林賞之覺香
馥馥從壁間出蓋丁未之元日也

人日

俗以人日陰晴占一歲人物休咎田甲家穰志然
予美詩一日至人日無有不陰時則憂惻之情直
乎詞矣朝來雲物澄和日光明麗借予將子琴步
林懋默金僧舍因話顏子亦足以發正是春和之
偶得句云天機發于會心之候彈笑舉止忽改其
日之常形容變于快意之時神情意態盡更其步
之舊笑謂二子此吾人日氣色也徐步抵舍月印
潭覺風物一新無所不適

張先生

黃門張先生伯任面冷腸剛投閒物外可謂涉世之
雄其詩曰太隱從教近市城浮雲無迹與同清只恐
東氏搜遺逸擬向深山護姓名又云懶病須從習
成餘生無事可關情幾迴欲把魚竿弄猶恐人疑

幼者千林萬嶽非念念不忘天下不常無事
茂叔儲費念遊山亦有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
終未忍辭官學道之人更覺城類無與同
昔聞東坡賀誕詩云
丁未端月廿九日命桐持辦香過容安館爲東坡先
生賀誕僧蘊澄澄伯朗僧仲遠各誦圓覺經一卷相
與禮白衣大士懋精舍久之過澄浴室洗次已與
飲數盞頽然竟醉因思坡在泃州浴雍熙塔下作
夢令二闋記之攷其時蓋元豐七年十二月其亦
俗滌除之意歟從遊者陳元瑜陳純伯沈雲甫朱
將子相侄檟隸而從者石氏子坤

容安館

蘇子瞻取淵明語欲作一小軒以容安名之多慮未
果予嘗以所得子瞻像供素蘇齋不焚齋廡已寄
源僧舍未久舍又廢然則容膝之安可易而談耶
之存也既不能酬斯語予流離轉徙之鄉而敗數百
年後又魯菜得安一佛像未僧俗者共在也此無與
於事而吾輩有感矣徐自澄伯奉去有知容安者

嘗在休哉澄不意公謫惠州寄居佛堂
免對飯之僕而晨夕與公共事寒暑之適適入
其許吾願嘉澄嘗取遊長所贈龍賦本併長洲
超書睿安館金字付之且與之約凡良辰美景
看煮茗如儼否則贈清冰為饌藏不切養廉人
嬉戲鼾睡其苟何者吾悲妄庸人爾時求自安耳
可侍玉皇大帝下陪卑田院乞兒則子瞻故言之矣
水勢

其故朱簡庵去茅簷四壁魚蝦襍處而犬羊鷄鴨與
民競爭寢息之處用是不免見殺其多宜矣憶昔已
卯歲吳中大水然猶有薄熟游青二項冬初有若
輸租求免曰念其棟秧時無所得羹後一猫以充之
予時憫然嗟乎已卯之亂民家猶存猫以代羹而今
僅僅數日之間爭殺犬羊鷄鴨以謀寢較論水勢今
昔竟何如耶

猫

萬曆庚辰先君從濟上得一白猫尾黑如漆時

之特甚家人具食必先飼猫即坐有重客勿問也
嘗乘而先君歿猫伏不見者三日既殮故故然從食
間出伏柩左側之輒哀鳴數聲然不食九五日死
戲謂猫者虎之流也人力不能馴虎必畜一猫以
其武健尚有典刑焉自此猫死弗忍畜也昨歲元
弟貽一黃者貌甚庸然能騰空搏鼠又能騰躍而
追得其已逸者亦力矣戊申五月廿九日夜書

適

向苦頭風未能除服朝來謀之小婦蓋其彙曾
足爲先夫人禮懺符除服禮兒衣桐馬我製葛冠
服修見容之儀吾事豈米亦康也哉各題沐髮方
髮甚落童子訝焉倩郎歌向隨梳落法何須情不
然須變作絲此三事亦吾今日之適也即繪其韻

運水

有人運惠水于白下而車致之句曲者且誇于衆
明
所當會茶車至而告其水主人詰之對曰相公
鍾冰再何遽焉坐客大笑主人起不止然固是效水

海濱開拓之功不可沒也戊申四月
顧亦能為事買糧置米得米十斛者
之人更惠米千石下所與煙之白曲
皆且糶千石
船不坊

虞山地關紉曰李家橋竹樹參差河
山明豁其勝與西郭之湖田相伯
仲邵兵部權運使開墾置業於兩地
造一船濟之米往其處榜人請作坊
陰舟兵部不可曰吾以舡寄吾海
踪與圖剽掠奚何用坊為且計坊之
費不下廿金吾存其金而買田收其
息歲歲新之何如洗吾橐而膠吾舟
哉吾聞兵部順義雄之略不可則止
有船不坊殆是寓言也未昔者游而
名其室曰整舟者此夢後思夢之侶
較之兵部竟何如耶

燕壘

禮部丁長孺布席中堂誠家人輩即
客坐不持移席有雙燕欲壘其上正
營度時丁喜心念燕主我不與客等
當徙席護之然未言也明旦燕營東
偏度其地剛避席即志壹則動氣豈
不信哉此聞之陳維源云

惺源性悃恣善鼓琴嘗主禮部家見其女也
長安

劉夫人

婁東張起潛先生以雄文素勳表于世宋初
宗師之配劉夫人志性公勤允稱伉儷夫人在室時
家壁立有議姻非其族者父以貧故將許之夫人與
兄相持對月而泣月英射人忽見桂樹浮空森然
葩翠葉諦視愈真久之乃滅後配張先生榮若福祿
至今上甲辰考終予與表在心爲文祭之有云御龍
鐘瑞光騰月內之輝其子蒼崖公與孫九服讀之法
然夫人兄名大綸有學行晚歲鄉貢通判嚴州

二仲

近有二張仲一華仲一聲仲華韶穎可喜見人歛容
不發言更似有致嘗偕予看月恨不識王孺和予告
孺和如月色政復冷淡耳華喜孺和聞之作詩酬予
其詩曰點點黃花貼地霜西風一雁下寒塘故人此
夜思顏色落月應憐照屋梁 碧天如洗月如霜
憶相看共話長我欲將心寄明月清光落處到君傍

孺和死風流頓絕而華仲亦流寓他方遂不復
來聲仲時過予與人談備諸款曲而絕無違心之色
貌娟好多詩料惜乎孺和不及見此卽也

度荒

每日但吃陳米粥六甌渴則煮菜豈湯飲之煮豈法
俟一二沸後取粥器之淨者瀝去其殼存實煎化少
許蜜和之除煩解渴極與神氣相宜水鄉多芡雜女
日剖其實升許以佐干前後寂寞兒子命倩錄香山
絕句百餘章時一歌之吾意中事無所不能寫此亦
夏秋間度荒之一適也

邵仲書

海虞邵仲書隱居竹村圖史外無長物而急人貧
嘗有揮金不顧之略讀書破萬卷意殆不可一世而
俛首灌園隨衆作務不以爲苦神氣不能當風日而
科頭萬竹坡下臨流清嘯竟日夕無倦色斯其人亦
奇矣仲書之兄茂齋雅務經濟坎壈不偶吾未嘗見
其悶鬱之色弟叔文恂恂言若不出諸友季狂游于
酒人而不放何邵氏之多才歟或曰其家文士先生

實成之予嘗過茂齊西奏關流水鳴琅風
生匡坐高歌隨水風聲下上爾時如遇若家唐
洛陽橋低回不欲去

顧明卿

顧明卿長不滿五尺喜談諧借予至吾谷看楓樹明
卿驚喜曰何物滿庭芳竟爾予笑曰君言予嘗
嘗是滿庭芳耶明卿亦大笑明卿名國賢作字端甫
而面多不可之色雅通岐黃家言

服藥自在法

吾少時好事多服藥了不知勞苦年來畏事如避敵
而飲藥之時不啻茹荼齧藥肌骨俱動此吾衰甚如
華亭李恩甫能以手按諸穴而知病之所在募運數
番不藥自愈服之亦頗有驗嘗自笑衰野之習不堪
法縛人亦無有以法縛之者獨服藥一事如法而止
頗不自在李生之術可以又得服藥自在法矣

真

嚴中翰道晉不務結客名而客有登其座者如飲醇
醪心骨俱醉如啜哀梨喉吻欲仙殆是真性多情表

知其裏也耶山人金雅少素負鸚鵡之癖而多酒至中翰所脫帽岸幘箕踞自便坐客訝之而中翰意如平時一日不見輒候無恙于山人饋遺勿絕子嘗與山人語溫溫耳而覺其中有不能自吐之量以被酒輒發中翰心知其非酒過也惟真感真惟真志真不亦信夫

識字

倩郎粗識字讀書嘗不能句問何故予曰只是不識字耳倩曰能句者已識字耶其言有理書之

自懺

夜來與朱白民自懺往業吾等自是天壤間討便宜人即不敢自附清名不可不謂之清福如此受用更一傳二傳倘帶夾襍基德蕩盡吾後世必有不可知之禍矣教養子孫甘心埋沒庶幾少損愆尤斯吾等今日討便宜之上策也戊申四月廿五日

姚孟長

姚孟長將有所之拉友人同行不得亟命菩提子作伴吾悚然有動其言真正學問人常懇無消受處三

月十二日月下書

夢

邵茂齊既有子心念之夜宿巖中輸家夢其子跌
馬巫走婦子方與乳母戲無恙也茂齊喜置懷中繞
行庭除間無何失手墮地茂齊大驚豈人生小小跌
跌故不可免歟夫如是則茂齊不婦兒未跌耶雖然
誠不免跌茂齊必婦萬曆丁未初夏日

馬士龍

湖州馬耘石士龍鑄石爲業喜飲酒戊戌冬過予請
鑄先府君誌墓石端勁有法度孺和賞之別十年矣
昨日率其子白眉來拄杖聲歷歷然訊之眼鬚三光
已週乙歲醫經云鑄刻蠅文一不治此殆是耶時方
流火士龍衣麻衣短襦囊中惟印色數十兩且云受
異人腦漏諸竒方將以施病者士龍故信士其言當
不妄也

偏頭風

偏頭風之苦病者莫能自言方亦多岐而罕効戊申
予忽病此政悶鬱時周叔明以餅法見寄未服也五

月五日顧民服鵝餅貼太陽山一久良已故用南
星半夏白芷三味等末爛搗生姜蔥頭爲餅不服不
吹不薰視諸方更簡徑也頭風與赤眼相表裏是藥
氣相觸而數味獨不觸朝來真如挂鈎之魚忽得解
脫但右眼微赤耳民服語我留以濟人故記之

過海虞

今日過海虞舟從田間破浪而走水光接天廬舍業
浮水上每葦聲淅瀝涉瀝如瀉舟人不辨南北但望
虞山時忽不見蓋雲水掩映諦視乃隱隱得之然相
訝以爲迷失道者數矣午炊抵虞偕叔向過竹林
邵仲書始聞桔槔聲相訝爲祥

吾力

吾力無如之何矣不得不痛自儉削以存吾耻但親
賓喪事不敢不勉過此恐無所用吾精要之意到者
也

青溪犬

有自青溪來者舟經古墓前有數十餓犬傍徨其上
見舟至競躍而入依依作乞憐狀蓋垣舍陸沈犬無

所婦過此將攫人亦不復搖尾矣而我城中諸君子
日來多市犬食之以爲肥而美此犬殆未及塚上而
殍者耶聞斯語想亦投箸

洞山茶

王祖玉貽一時大彬壺平平耳而四維其下虛空色
色可人意今日盛洞山茶酌已飲情即問此茶何似
荅曰似時彬壺予驟然洗盞更酌飲之

王先生

王先生長幹昂首吐音清暢與人談必固城壘不
相下不勝便有忿忿之色其人既去但稱說所長不
訾其不及人以此思之垂老家益貧而被服襤褸無
慘悴之儀許仲嘉嘗訪之時已病甚須杖乃起然猶
矜倚杖容俯而不頽又嘗作書與予訣曰歲月逼人
亦復何怖但恐杖頭之贈不及盡雅負多情言之
咽不三日先生死先生名廷璧後更去非

盜有子

張某者販槎溪聞婦病瘵其金而馳東道呼舟有父
子並櫓搖者渡之張取裹納舡中仰而生舟夫問張

所往樂顏以精對父有欣躍之色有頃生疾
斷岸寂無履聲父奮櫓床撲張張中橫塵衣其子
呼曰父被祟耶若者欲自予且以遺兒子乎亟持其
裹投岸上指張曰從此取道而北不須舟有問及者
亦勿言吾翁痴若此其父噤無語張行既遠猶詬
不止嗟乎盜可謂有子矣使天下之父聞其言不此
然汗者亦盜也

周先生

王孺和讀周先生傳作詩歌之覽者如見其情
坐奮肘爭言之狀宋乃云元長有舌在不律寫公情
情得公癖臨楮呼之驚欲出嗚呼芝孫不死死亦得
此殆相好之語先生不死正由孺和之歌耳每憶先
生屬續時予見之春和坊小樓下喘喘盡矣強執手
手言曰吾生平多酒失都無所恨但氣不平時頗
開罪於未必不善者則吾死有愧耳又曰徃從傳
雍讀公悟言吾眼中未見此人嘗欲備之寫一通今
已矣公其勉之又以予所贈七十壽言付侍者以三
竟瞑

東臯

出海虞小東門五百步得徑豁如則何季穆之東
在焉踈林修竹精宇廣道嘗與邵茂齋瞿元初龔
孟王季和錢受之陸孟鳧沈雨若飲其下歡甚有
一畝碧葉亭峙一花初出水上日曜之愈麗如仙
輓詣人間羽蓋簇擁而立予樂之笑謂季穆昔年
功居東臯與仲長子光爲友此地故隸醉鄉今君
濟世之略世必不能相捨故不似三升美醞生不
子子一笑今去此忽忽一年餘矣昨日季穆來過
予談豐疊不欲別予正病瘍亦復不覺痛謂季穆曰
東臯主人好結客非瘖則盲云何季穆復大笑而去

病

木之有癭石之有鸚鵡眼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
此見貴于世非世人之貴病也病則奇奇則至至則
傳天隨生有言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傳其形文病
而後奇不奇不能駭于俗吾每與圓熟之人處則膠
舌不能言與騫時者處則唾與迂癖者則忘至于歌
詠巧捷之長無所不處亦無所不忘蓋小病則小

大病則大佳而世乃以不如已爲予病果乎以予
非吾病憐彼病也天下之病者少而不病者多者
吾不能與爲友將從其少者觀之

世長初度

予一生善病而神全病亦不及膏肓以故旋作旋止
止即忘之凡一切時俗占驗都無關涉世長力不及
予不免爲諸惱所怖病輒作悶喘喘不能吐思之殊
令人骨戰也今日是其初度雲物澄和不覺洒然豈
從今不復病之驗歟然回視往年予所見不及爾日
何故記之以問世長俾有省發焉戊申孟冬二日書
于巖叔向齋中

沈雨若

沈雨若恂恂耳而筆下乃有如許輪馮跳健之勢迴
旋徃復而不肯自休竒哉雨若好讀書無寒暑晝夜
時嘔血數升面輒如土頃之作紫青色觀者大恐則
雨若已構思作文矣今日讀其稿三篇語語嘔心殆
是青紫時作耶

獵心

徐子玉居恒齋素動止翩翩可謂素心人非獨一
佳客子也嘗出其文相示多不衫不履氣色讀之喜
迴旋室中石情忽磨墨汗不肯休予諾之曰玉有微
心頃之呼子琴曰馬琴腕下時不給畧餘得二題亦
頗有致然不得其似也琴取一書讀云王獻之書如
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投葉疾讀一過覆味一過
予默不敢應

錢先生

錢先生景行古貌赤心好談名理聞之者如從避秦
人話桃花谿中事心形俱遠煩悴都消嘗下帷與其
子孝廉治春秋家言冥志搜討忘食檢括每雨窓間
寂互以所得題決賭作酒脯慰勞太史公云其遊如
父子然蓋觀先生而後見父子之遊令人慙負欲死
或曰先生處大事引經據傳議論鑿鑿雖貴育之勇
弗能奪之矣

梅花草堂集卷之四

吳郡 張大梅 著

筆談

王祖玉

蘇泗水初到婁東鑄價未定祖玉爲置佳石伯十技
語之曰但爲某作袈始翕然某向蘇索爲綵紙祖玉
聞之輒投三千幅諸人偏集其許揮灑略盡

沈叅政

叅政沈全吾歸德門下士甚相知愛每政雅自處

無所請其... 德祈共... 成答曰公善人也後必有興者都無一... 而是歲雨若補博士弟子... 至老不替焉某嘗從雨若游... 蘭舞罷不肯止性又不飲對客危坐... 嘗夜罷酒天且雨與客着屐而去客強之輿不聽曰
毋令後生輩笑老人憊也

阿聲

吾每思阿聲... 臨池令人欲忘灑櫛嘗得句云世
間亦有傳神筆誰識披襟解帶情

高杏東先生

高杏東先生子祖行也豐頤長眉清約為務多質古
之儀一冠十年不換為鼠所傷補綴而冠之或以他
冠進謝弗御也嘗為予父講說經史號稱淹博有
氏禮為遠近所推譽會稽陶文僖公嘗延致之還
杜氏通典一部唐子畏所校也子畏每夜盡一卷用
朱黃識其旁卷盡輒寫山水人禽竹木其端或書小
詩或括前意為一語或紀日月歲一時佳話也

予雅不故今書不知所存矣
馬矣閑于莠無所屈心獨予嘗
閑所以未至也予何莠乎天閑
出而未盡深入此其未至也今
而境閑馬若有使焉我何以益
問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
者常至嬰非甚異于人也常為
而不休常行而不

而已矣對曰公七十而能之

而己矣對曰公七十而能之

生乎不識張伯起也丑之歲一

已其弟幼于之亡其身也伯起

之客歲晤孟長于故王孝子宅

文起曰會與張伯起緣故違因

不失深清之槩予文聞而善之

昨夢寐伯起別署容止都雅居

五味之節可以養性其是也

林合大和山陽之民不令...
事物有土有人土和者上不和者次如發生...
能傷人經其理則不傷推此類其責其官與...
系可窮其儀楚楚自費而遺物殆是但楚所...
夜書

伍子胥知王僚好之無入與謀遂有費性之氣補...
其離而有切切之色讀書至此未嘗不憤懣而...
也丈夫具頭屨成天下事竟不免向人嗾下取氣...
偶有所撰牘令子琴誦之欣然自得也而門外隱...
呵導聲甚壯小婦曰有如蒙子進賢寇則必有...
安所得紙上快人事乎又曰有如此象意物足可...
愁然不免雖曰安貧吾斯之未能信矣爾時深有...
其言

平淮西

韓昌黎平淮西碑政堪與段碑並傳譬之舉業焉...
者程義也段者愚義也後生強解事裡往在韓而...
段非之非者也不見程義以武士不以取士乎韓...
曰小稱意則人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大怪之

曰：公卿大夫在土，以肩相造之賢士在朝，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由是觀之，然則韓子既言之，又知其人有以取之矣。而左右視馬，何哉？

奉養

人子之所不能自必以致之親者，進士也。既登進士，則其力可以無所不竭，無不可必之心。然有一焉，繫官守地，遠睽隔而國家功令得予告終養，皇祖以孝治天下，恩孰大焉。然制曰：一子許終養，存以其養出爲人後，請之而得者，吾鄉刑部主事王先生執禮。

也。制曰：母老，雖有兄弟，同父異母者，准歸養。有子既歿，庶長子請之而得者，上虞廩憲鄭先生一麟也。噫！寬奉養之路，廣求忠之門，其至矣哉。而世又有借以行巧者，朝廷亦徃徃知而不問也。

衛叔寶言

言輕于心而衝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予。與其逆予也，寧逆人。故卒吐之。此東坡養生之說也。予去逆人而久之，愈不能果逆人，而頃就落籍，知東坡之澹斷乎不可及也。夫既不及之，而猶爲養生，是不

以理遣吾將行之終身馬齒垂老境過無功
知其不能堪故雖所導信如東坡妻不以美說為
也

劉管

劉遺民就舡作鱸雖曰不要名吾不信也管幼安
寶道世灑澡手足始闢園圃噫幼安秀幼安真

朱夫人

顧舊洲妻朱夫人女丈夫也性挾風霜尤攻其

流離顛沛之際朱黃不去其手慘悴不形其
之近古楊用脩婦莫能過也有集未行世知者憾焉
偶檢其送茂儉之梵一律漫錄之以俟璧合茂儉善
州初字也

長亭柳色漸移陰一曲驪駒酒漫斟春夢無驚
峽遠離情還共楚江深無魚羈旅休彈鋏有鴈
賓好寄音別後試看清漏月關山千里鑑同心

爾章痘

今日遣訊爾章且悲且喜吾女能留一塊肉人問夫

往歲婢子荷花言吾女大病時乳母與之
相視流淚尤不能忘其子今幸脫此關覺人情
安妥須其成也爾章痘疹自月之十七日陳與
書來告即稠密猶堪勝載吾爾時眼光落江南
矣今日敢筆其事豈不幸哉捱過三十刻許當又
痘回消息也小者雖未然顧神氣可仗吾且必之
理無恐耳

世長

先世長去年此日猶着新衣觴予草堂予謂之曰

宜自逸不瀆優佛生今世長依依久之而去步
頭是日午餘繆仲醇自婁東聞世長病來訪予喜
借詣西林看之冠幘儼然意亦甚喜仲醇爲好語
藉而私予曰元長何得無第除赤身山中便能無念
乃活耳予固強之仲醇曰此症難久所跋祖惠其
今發矣如之奈何既別予步不能前而世長迎予笑
曰竊觀仲醇之色我已知倘猶事在我乎兄毋恐予
歸草堂而座上三十二客競相勞問予唯唯不能
一詞也蓋予之憂世長自知其病已切而雅信

聊試以其言卜之耳自是以後亦屢見其子
善者世長稜而後痛其相好神完不似後世于其
三歲人也悲夫甲寅六月三日記

故隣

里人七十有請為祝詞者率漸瘵之不振者思
十翁豈所謂許老名堂者耶即予與之也後九
曰瞿曰許曰吳曰陸曰湯曰吳皆嘗有相屋多
互相婚媾頗能自食其力而瞿為之長故比部伯
先生裔孫也後徙而東來有步許氏常費下杞女

至虞予髮米燥輒祈之許老多語言之贈乃不意
即便為七十歲人也陸老名尚文遇事輒辦與許
垣而處而許氏房巍然獨存不啻魚鱗先矣吳老
秀墓賴其甥名壽者保之壽之子今給事縣庭不
食其力如初湯子恩侍光南第縣守城卒其一
其故鐻者頗有風儀恂恂然言不出其口後絕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予不免率爾于許氏之
乃非其義乎

破山長老

甲辰訪破山寺始識長老無着道英有氣開士
予人也遠禪師嘗入此山有乞施者師署其冊云其
甲捨銀一分以付長老曰可亦爾長老曰貧道爲
方主進安所得一分而施焉禪師默然蓋其鉢相
此其後破山常住爲鉢巷長老精修淨土而無色
純以身教化人不外謝世其徒六空者賦服巖去
有血氣能言其父爲何心隱所連繫也其微中東
情都往今亦釋古矣茶之法亡破山禪安能無
寂乎無着故其眼然是帝輒復語可遊而隱
庵雅不欲以言自損其氣而爲予指授直藥則登
而不休六空倒屣欲傾香積豈其有夙因耶伊君
自破山歸具言今日狀爲之慨然蓋去來本無而
鍾吾輩東坡故言之矣

真澄

川僧真澄號海宇募造旃檀佛像一座請字號爲
昔與洞十師約貧人念無可捨意欲以筆墨作佛事
無問根智師許之迄今不敢忘然予言故不足重
事各有緣往往願而不至澄勤苦盡其口

必就眉山有高顯者嘗於西林樓者僕於
身具足諸願而去予亦稍施筆墨助之不知與
進仰如澄順慶人出家與福壽當爲主平信先生
能言其居家孝友懷又能誦其所作諸義景贈不
澄亦可喜人也

支和亭

昔與沈元澄戲多流連爾後和臺嘗與爲病中而
後遂不復見今日與仲開季淳同詣禁所鬚髮皓
而言笑舉止宛然燕巽蓋其人但取自適而無甚
慨不平之惕其懷得之故有道矣元澄道然天放
之古人昔之吾友見和亭不覺傍皇竟日

王世周

王世周先生捫蝨談詩故自繪逸而鷄骨支床俯首
便睡時有帶夢散亂之容哺啜亦不及晷時可念也
可惜也邦有先生所謂山川之秀而世未有能安
者真隱之于人遠矣哉錢愛之爲關浮馬神良言之
意欲相邀聽其談義不知如先生者政不須談豈二
公知之不盡耶王右軍晚歲與人別輒作數日惡

不先生蓋有甚焉
今日得二奇士曰魏肇魯曰走世程皆終童之年
魏揮灑自如無不滿志其博浪椎闖蟻蜂諸論
有作述意矣醇遠華腴才料可兼十人自有耳目
見如此眉公目魏如鳳雛破殼虎子食牛其亦同
如孫策遇劉便恐英雄忌人

顧靖父先生詩

某作日記意欲隨所得多少書之然終不能盡今

偶閱顧靖甫先生詩則又未恐其不盡矣先生詩之
巨多而世未有傳者此卷得之謝令之贈感念
事先生必能周旋於貧苦患難無聊之中又嘗有
一吏部家為先生白冤狀而先生用是卒顯於時及
先生之歿也舍之繪像而祠之飲食必祭語及則
雷厲不可止世人謂飲食談笑之交未必可佳其
然哉然因是尚以知先生憐才之素矣詩十九篇

董采歌舞地一望一覽銅楊柳祥前塔

橋夢餘今夜枕曲遠舊時簫箏有空梁

懷素千金散頻得百寶藥應厭成疾

光大樹烟迷席雲屏丹映策試看今日徑

時堂虹玉光俱盡驪珠影尚懸六朝辭

處照華筵撫已知膏鏤達人悟火傳所

無興覽韋編燈數原外而亦全用長年

壯志辭塵執禪心就法林春欲半去路

深茶乳時來雀花香屢變金葉不知晨

蘿陰送張仲立讀書虎丘下

地遠機能息群鷗神不飛漁人催鼓關

肥雨氣來峰色烟波散月輝平生湖上

忘歸過柴凝甫湖上新居樂餘

念爾居偏寂經旬長綠苔隔城看月過

開扶病惟餘骨題詩棹才門前新景合

渠來舍之病起貽贈以詩

入秋常作客向晚尚尋僧榻與雲同

登寂喧俱約境去住認離形夜半看

滿庭宿鏡湖上人房

海色逢君思不禁，共携輕屐快登臨。客途方且
初，半人間飛蕊歲已深。坐外城霞微散，曉
翠尚成陰。尊前惜別，須沉醉，莫負年華。新雨
齊之招飲，飛花潤。

同游流落恨如何，轉惜年華逐逝波。青鏡
壯志綠樽頻，御且狂歌。書從癡市披，藜藿向山
中戀。薜蘿晝靜，掩關無過客，祇堪跌坐學維摩。

張仲立

仙郎標格玉壺清，綠髻青袍烏帽輕。展翼已酬

子志到京，喜大官迎。山中不飲茱萸酒，天上
調芍藥羹。明日登高，君已別，何緣笑語嗣恭軍。
陽前一日送孟光祿

少年報國欲從戎，萬里長驅逐塞鴻。誤被繅金成
積毀，羞論射石建奇功。旌前荒草無嘶馬，匣底寒
霜有整龍。聞道君王方樹解，誰將勳績起雲中。
得樂新一首

傷心萬事獨淒涼，貧賤那堪別故鄉。名愧仲宣
腐楚才非賣，解亦浮湘雁書天，外憑妻

人世流光挽易道芙蓉欲放又驚秋
山中到處輕屐湖上重來浮羽舟
百里風光自卷興未全休
逢君妙曲當杯醉忘却平原半日留
沈生泛秋累日詩以贈之

扁舟桃葉倚吳歌
秋思如春可奈何
神女臺前雲雨漁郎溪上狎風波
宜顰西子容顏在苦
隣歲月多自是鵲橋非易度
笑將釋國比銀河

題

北却山頭帝破春
野田棠梨愁殺人
松枯石碎麟死風乾
萬靈吹行塵千年碧
幽埋香玉酒魂竟向誰哭
盡楊衰盡遠輕烟下
馬哀城挽新絲

印行

金翁

先從姑嫁金翁名汝礪
少與支有功飛似任諸老
爾汝交賦詩飲酒凝然有大家之氣
諸老所起家大官翁獨浮沉
諸生閒時賦時起不甚屑意
世便謝去其諸生掀髯萬卷中
是人有書之嘗游楚黃歸爲其道
其江山之勝歷歷在目

讀新大樹齋詩林其言及誠爲絕佳但聞
有紀錄爲翁頰其言甚是也從德甚愛于王叔倫
君擇壻得翁齊眉舉案齊眉若翁衰說者爲有梁孟之
風焉

嚴公調

往在沈先生許見嚴公調陳公虞王孝然作義歎
方今之俊而公虞孝然遂相繼脫泥塗雖未完局可
俟且暮公調獨翫骸諸生中意思都盡昔孟夙讀
我深相賞識謂可當世貴人今日閣貽清堂諸扁故

當不負孟風

狹邪

某年以時頗好狹邪游然未嘗不自貴重所以往往
誣其強有力者而絕未嘗有辭色也傷花風柳月
必召侮啟羞要以求爲當家好行小慧則不免修
不然倩女歌兒將成長物也哉李世民采衫不履
裘揚揚而至遂令天下有心人銷殞殆盡雖淮陰
市人而用之提百萬兵如使左右臂是遵何術乎
有偃火有饑皆物之不自知者也

吾鄉文社最盛于顧文康之末其後其後去為
官得謚者三腰犀玉者四其規人受一目且之難就
者必方奉常魏恭簡受之予猶及見其社刻一編予
顧元宰之東園彬彬質有其文者也歸太僕有南社
二社同日並舉太僕卯午之南未酉之北飲酒談笑
寬然有餘于時文學之士霞布雲蒸如李廉甫方思
魯張自新其最著矣而又時就政于吳孝廉秀甫今
文而步古文之脉自吾鄉始也 穆宗章皇帝初元

有詔限字短詞章新則陳晉卿許公思顧茂善生

盟王伯欽顧實甫王幼文踵其盛二社入文後先

燭邇年以來多以廢閣為老成狎主為迂妄四方

文之彥間數鹿城暨指而過之矣攷其藻麗豈曰無

人而合志者寡有美不著王淑士張宗曉輩力振其

衰旗鼓相望然出處後先社友離合暉映先哲頌

後進其在遺清堂諸君子耶祭丑之冬有介金伯

俾予為序者會先世長之變不果自今觀之鐘鼓

簫箏遂琵琶叶唱齊鳴而其欲操豚蹄者

子一擊也豈不謂哉請其草五義之
以謝不能作序之過非獨爲先世長之變而執此
也

元神

寒暑之變至于折膠流金而人能堪之者元神在
童子琢冰以爲樂田畷賈豎赤日焦渴飲水如常
豈有異術哉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將來者進天之性
物裁者培之傾者覆之謂吾性怯暑久而彌甚者
諱老之談也降地之魄斯瀕則豎夏死之久不日而
腐今吾喘喘之形所爭不能及寸矣危哉危哉

悼

少事伊吾苦心擬議成實在大樹齋每構一得輒爲
其戶有十易草不得者政營度時秋仲善相詣聞
厥然而驚悻悻若墜仲魯曰此悼也故嘗有之但
爲奴乃止然亦旋已不知奴之勤也又一日侍先
子奕落子發之醫者教服天王補心丹未竟而已
不竟服自是每有驚悸輒發不藥自止發丑先世長
之痛發漸數今年四月十五日至于今發不可止

若駭述若... 有不得已之出... 已或對客談笑或聽... 羞減必亦大劇不知何... 檢童子不健于視字... 痛九種悻慮其一又云... 殆熱厥乎予自二十歲... 苦一腳氣一怔忡脚氣... 衝心則不治兩時多服... 今之爲患其與生俱者... 鄧文潔

鄧文潔公爲舉子時屏處山中獨與李某爲友李至
必出所構義相商質遂命局其後但命局耳李斯之
公笑曰會元文難就更不易看幸未在场中與王伯
欽先生連舍王頗自負見鄧卷愕然出語入曰未見
鄧時妄意場中無如予者既見鄧場中莫類畫如鄧
者

夢訪王季和山中醉湖依各願極野宕之致季和
服亂頭教小學生數人聞某至徹講而出已入畢
床上圖書紛披庭中小桂爛發粟委香浮逼人真
某爲致南零水兩罈而去昔與季和別在癸丑正
月之八日今歲正月十日詢受之知季和山居再
如冰之交夢寐無異豈晉孟嘉使還嘗有山中人
消息耶南零之餉殊有異意更覓復羽告之

孟光祿景淳

某與孟光祿交幾四十年每見其門戶之擾意外之
事多有非常光祿處之晏如絕不見其矜感之容未
久輒定故是可用之才非贊卽之匹也家仍素封世
眼所矚而徵仕公當晏然之日厚施戚屬爲力頗易
于光祿斯亦彼此各一時矣由是觀之寧能免恭差
之舌乎藉使光祿爲一介書生當在有志之列卽不
然富非指名亦必與于厚倫睦族之品欲以吾說作
一祭光祿文病甚未果乃因弔而志之

朱懷東

舟行熱不可忍與杜醒陶小憩于魚都園則朱明

在焉晤言之際默然久之念懷東先生是時
有却公坦腹之觀雖未竟約終不忘北海偉器之待
手神談笑宛然在目而某一生坎壈使先生不名知
人慙負何極既別去猶復卒卒自語

三文

昨公亮携三文見訪未嘗吐音發韻酬荅之際虛室
冷然或難其暑日僑居羸瘦之甚政不知籠禽婉慧
故由樊縶中取勝耳

許寅季

昔許寅季訪某草堂甫入座便奏新聲兩闋笑詠而
去其甚重之愧不能操阮千里琴與之相荅響也寅
季上虎丘石歌吹寂然斯亦獨詣于此道者矣又有
季奉虞者貌古渾聲若老人之咳且譁而寅季自以
爲不及此意未深解也某嘗識李于鄒先生座上周
旋竟日其意亦自云爾腔推崑山音稱無錫而許季
皆吳中人政猶文在鄒魯而風必吳會也耶

病暑

人有病暑者不健七筋肌肉暗削乃至不能言

所苦甚則不然見家人具食微醺都汗淫淫
壺列水動以數十次第引喉童不暇炊至五六月
不得盡一器烟生喉舌腑膈焦枯少味時菜差覺小
潤膚汗顏泚如荷縲綬拍蚊沾血竟夕無眠清輝
露皮毛蜩起而體不加羸心情殆盡此則其病暑之
候也加以顏年害悻百感具興空谷乍響如追突至
談笑喧湛不異平日被髮朝吟俯首思曠涼風短夜
或不就床又餅儲嘗耻黃口噉噉計筭米鹽朝去暮
訕寧有好懷消此永日然而紛床盈几無非處世
徑延賓時來英彥劬卉盆花奇香馥鼻池鮮樹嫩足
比尊鱸雖云寄視坤筠故自洋洋盈耳敢啼不足
有遐思偶三伏之云袒聊支頤而紀日

陶寫

謝太傅疲暮之年賴絲竹陶寫王右軍觀田里所行
故以爲拊掌之資此二境真攝養之妙旨某佩生理
自入春不詣游晏朝課弱孫句讀既成誦亦自欣
有喜今日聽周小一聽覺謝理更優然終不欲效
儉向人使陶寫之致未秀

王柱塔

經王柱塔下聞鐸聲然徒倚久之念其塔之建於
于江右劉先生正其說云崑崙百年之家難為長
族建此則一變美矣李中丞濟美寔聞此言其後二
十年白老觀字形子冠桐得贖爰入百金而侍御劉
在田應龍為縣令老董其事十年而成其始末
中丞之力多焉長老歎曰人使身氣有為之功往
往而就晚歲始畜徒持誦竟為僧居長然非營私所
致也徒昵匪徒不免破磔或疑長老之果無招延也
因此不然長老端然坐化自因自果而此匪破碎則
其徒之因果明矣其與長老為世外交幾四十年未
嘗見其喜愠之色

王房仲故宅

路逢九服使知在陳道安許亟詣之則房仲故宅也
長廊棲鷗穴鼠竄瓦間所為房仲嗣者則以不類
宗矣潘媿亦老病力支故業多買金為房仲收拾遺
文可敬也延道安課其從子聊以遺所出庭戶蕭然
閑逸季所居則闌無一人門施扁額獨三碩在焉

哉傷哉昔游房仲季間甚相欽重其後祖王視
真有通家肉骨之誼間一候之必迎予曲巷中極
之情可掬每過予極歡乃罷但以一童自隨便令
役曰張先生家故貧毋令奴輩從旁揶揄也一日與
子顯偕訪予默坐聽其兄弟自相徃復各數十交不
倦真王謝家佳子弟也祖王已逝子顯病且久使人
不欲以刺字通此日我心何如哉

偶紀

有孝廉將對公車以素箴留別所私妓授筆書云我
携長鋏赴神京君向秦樓理舊箏已袖手久之未
一同游續之曰正是將軍不下馬果然各自奔去聲
程

金子魚

金子魚方強仕去不詣公車居鄉務行其德不求道
廣故是陳太丘以上人宅後有園因竹樹竹隣舍週
遭菁蔥參差翳鬱獨坐彌月時呼子柔叔達歡飲其
間境與人嘗相得矣予至見其二子止重宿不可
魚曰吾與若皆老矣地且隔安所獲斯足而足

予曰然故不欲冒暑相就作一番文際耳既別予者
依依久之因憶子魚無子之時意甚憂子柔獨善
兩家卽已見頭角子魚指其長卽頷乃出予頂上子
柔卽見予令小坐聞同舍生讀亟馳去前際後際
有窮乎

子柔

子柔櫛而揖予予知子柔休夏不櫛也見所知何櫛
焉子柔曰不櫛非例也取適而已矣子來我不能爲
主然必有主者子在我必爲客且勿問主矣今日不
解櫛矣已而仲和主予果以休夏不及子柔而子
至于是衆容大喜江生援櫛而歌其聲泠泠然輕重
疾徐無不均節訊之則江文字之子襟歌新令者也
座客凡六人叔達寔甫公路吉父子柔暨予

楊長倩

楊長倩宅湖之中秋水長天渺然一色遠睇飛鷺點
踏水際故不減武陵畏壘夏秋間龍吟湖底烟霧
湧吳在大云此時却疑身處混沌矣予每想至其處
一水之隔僅僅朝暮而不知途者邈若河山可久

長倩許我尋繹千餘年乘興訪之

王公子

故侯王松筠先生去崑五十年更民幾無在者聞其
卽至爭雨汗觀之咨嗟載道無問所不知何人此可
以占人心矣神明之後行李蕭然不知有大力者將
何以謀之先生晚歲得子三人而此中訛傳先生無
子驚相告語謂天之報施何如也李中丞保釐東都
始識其次君一見宛然嘗語某舉體無弗肖者先生
辱與先君善而某亦以童子就試得當守先生僅

隨諸父老咨嗟慨嘆而已可不哀哉

棟天啓甲子仲夏

修梵

訪祥符二王因過晉長倩許修梵出近既揖不知涕
之何從也先世長頗物色修梵謂可成名而梵與
三事世長危急之中周旋甚力動止之際捨二士無
當者世長既歿二士哭之慟可謂方外情深今不知
其近詣何如方梗咽時故不及詳也

秋暑

是月之五日至于今年來無此秋暑矣今日頗有風
而無涼颯然樹杪時作淅瀝聲藉花辨亦稍露筋狀
秋後熟爲時幾許耶爲之慨然

曹周翰

曹周翰患風痲勢漸平復躁更非常顧端木云恐無
瘥理予謂不然凡症惡相反周翰之非常固其常耳
端木笑曰乃不畏盡耶周翰蓋功名之士雙眼不可
一世其才故足相當老而彌困而世人競以富人之
苛禮責周翰即非周翰之才性將不免躁猶憶元

歲周翰別某詣長安曰設有盡得吾產者遽裁上
村田三畝園圍數屋精舍萬卷圖書至老而不聞
安肯衣藍衣冠幘頭僕僕長安貴人馬足間耶某聞
慨然去今九歲矣藍衣如故能無懟乎昔王遠季既
毀論房仲事者多異同周翰在青丘梅花樓上墮
以白其不然此何如肝膈哉世人欲殺周翰惡其
而自務故誠有之然某與孺和務以氣凌周翰集
子年無聞言陳登曰所敬若此何歸之有

聞蟋蟀

候蟲時鳥解知不過春秋晦朔之文所居不越
庭岸之際然猶爲天宣化應時而發雖後世揚
旬誅其感若自喜之情而田夫閨婦爲之感動
不忘其所有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獨老不復
某者矣夜聞蟋蟀於砌下搔首慨然但喜暑
去不知秋送二毛來

西瓜

夏秋間多病肺熱決以瓜液則頓然而消昨在
閩小予柵橋色味淡惡茶及常語某怪之疑其

土人曰不然直是生變耳今其冰在黃慶出練川
北城門五里曰黃慶也往購之亦不佳連啜數
皆曰黃慶皆無故柵橋者既抵舍晉長倩見既
稍甘令奴子索之玄明村甘而脆矣吾鄉土故
變耶有問邵平瓜當何所似某噉不徹又問曰
如葛如九畹蘭如東籬菊如天隨蟹如小龍團
筍管谷筍

姜韻

某好自放少嘗聞射于顧生惟納多所指

身其事亦嘗聞數示妻老雲峰廣武射覆以爲樂
所觀變必布之以卦如郭璞王早隗炤之能所言立
驗雖久遠無僭者自姜老歿而其所試射覆家無虛
十數大都取囑而已矣言無當也丁亥之歲周仲路
求卦于先春館中得乾之亢其占曰龍亢而戰血成
以黃陰陽相搏五歲偕亡爰此宅兆患瘴在堂承六
羊夫婦相繼夭歿堂更他主中祀一陣亡者余顛像
在焉可異也庚寅秋姜老在某許有豎者楊擁蓋
良揚揚而至見老慙然改容曰翁真仙人耶某問故
楊曰三十年前翁肆如市予抱一兒往觀之翁笑曰
此非若子若若無金吾政憂若無子耳後十五年吾
肆且東吾門可以羅雀而若黃金滿籬矣吾隨免走
當與若相見翁斯語常在心頭也今日再見翁真仙
人耶第免走云何老曰吾行在幻君不知明年幸何
乎卒如其言楊亦終無子老好黃白之術爲之輒敗
不剩一錢某嘗戲之曰神仙恍惚不如粥數老曰
數不可粥縱得金如山終不給檢單嗟乎翁豈自知
其無成而故以黃白耗其日月哉要之亦數矣

論射以心手眼若一爲用者氣爲體其管絃
人射中一矢拂脊再失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
豈心手眼到耶惟訥曰養之將自及吾愧未能也
訥好異書又能曲其才力得之手自抄錄寒暑晝夜
不輟噫前後際人多不相逮昔者吾友已成古今矣
傷哉夢裏音容歡然如故困援筆絕其一二某嘗爲
惟訥作傳猶未盡而雲峰之奇不可殫數當若之何

夢

冷枕單床未酉而息多夢山石玲瓏與之曲折共下
而絕無林木之觀意亦不怡若有所赴而求至者解
者曰此勞力之象米鹽迫逐之應也頃風流得意之
事憑仗夢神政可得半及其衰也山骨都來碍人欠
伸而覺兩脇殊苦

梅花草堂集卷之五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里社

吾鄉之社始月之十三竟十六邑乘所謂喧填三日
一國之人若狂指此予自少不喜觀社而好當其時
蓋淑氣清和卉物條暢鼓吹近遠士女雲集亦歌風
貢俗者所不廢也亡何國丁其戚吏息其民素車駟
躅以避潭濕鼓函胡而乏響言念曩昔感茲舊尚

墨如新日紀述用辰開卷註子安傳嫁之期已
空文垂海虞顧李之號丙午矣時年歲幾何知歲日
丁未剖書千雙鯉獨紀南昌戊申大雨期謝魚蝦
處之災爲之兆也已酉好賦閒情有美薛花之詠樂
忘死矣庚戌珠沉掌上誰能對景茶傷心辛亥茶開
同人喜聽搗彈邀夜月壬子之歡會合尊促坐者十
二人寧知豆寇花先埋塵土癸丑之索居冷醉閒吟
者如平日不信同林鳥且欲離群淚灑空花燈寂寂
游魂昨夢漏沉沉紫艷離披露雨洗來香獨賦烏衣
嘆惜麥風吹起燕將雛自喜門前息交人傳簾外寒
會神面自新衣冠禮樂日增舊民情漸減狂歌醉
舞寔失其初何人能故貧病老敢信十年閱世彌窮
丙庚癸那堪三痛感時序之無情悲週甲而猶載

雨洗

雨洗碧落多作青錦纂玫瑰花鮮芬照日風流迤遠如
吸陳家紫甘香不可定重羅楚楚指端時有水氣

奚亨之

奚亨之浮沉諸生間慷慨耳一行診視羸馬增之

家無小康方提多遠歟此定理也吳越張五河元
爲諸生底可羅雀及以繪顯其門如市先是張有弟
元士號支峰眇一目善寫生爲時人所物色張頗疑
之其後張顯而支峰之價稍落蓋技之止下不可訖
云然舉用山水顯士以花鳥著政不妨二難舉先世
長所從受染者也

經元坊

方奉常曾建經元坊于興賢里曰念吾姊婦于張甚
貧有婦而嫠堅柏舟之節里人倘以予之故莫侮乎
其後銅仁公徙坊于北塘新第先君嗚咽不已顧謂
予異日倘足于貲必復之母忘奉常之誼而今已矣
會有問經元坊下張家者輒紀之

討便宜人

世間會討便宜人已是世間曾喫虧過者何也會討
便宜的人靈利玄通其于天下一切情形精微透脫
無不照了然後熟審便宜所在而力就之如老聃馮
道之徒曾中壘塊無所不抹殺故無所不便宜此豈
落地便便宜也哉僧孺曰故不如沒孔竅人饑食渴飲

夏葛冬綿胡龍酣醉隨地昏昏睡爲計便宜
者耶予曰誠如君言一切眉眼唇舌惡乎知
之矣信孺曰此非我所謂便宜也其必眉眼唇
舌之所必不及而終其身豢養圈牢不知喫
虧便宜爲何物者乎
快論快論

杜醒陶

杜醒陶見訪輒揮涕非今世人也醒陶言去年此日
世長求診于顧昌甫頗自危即昌甫亦爲世長危之
矣獨予不知耳經云諱疾一不治痛哉令世長得自
寬無料理之勞莫須免醒陶曰誠不免必不肯自寬
必且勞痛哉痛哉甲寅四月十七日

李公嘉

李公嘉生不失權量對人不能款曲殆與予同年未
五十便能移家僻壤欲以農圃自老較予故爲勝之
公嘉云惱人情性莫如館賓必免此然後眠食有味
吾不能不記其言

梁伯龍

梁伯龍風流自賞修髯美姿容身長八尺爲一時

家所宗艷歌清引傳播威里闈白金文綺異香若
奇技淫巧之贈絡繹于道每傳柑襖飲競渡穿針落
帽一切諸會羅列絲竹極其華整歌兒舞女不見伯
龍自以爲不祥人有輕千里來者而曲房眉黛亦足
自雄快一時佳麗人也獨詩文不敵右又駢瞻滿已
今日得刻稿于其從孫雪士雖不盡讀覽其品目多
勝游名侶居然不俗中有甲寅二詩亦多傷感之致
摘附于此

晉世銅駝荆棘滿石家金谷水雲屯白頭空作江南
賦青草誰招塞北魂

此日燕歸空有樹當年鹿去已無臺憑高一望千山
暮零落浮雲天際來

水學

嘗與王先生夜談水學及會通要言先生曰汶接東
平有戴村壩云蓋前爲漕梗乃導百餘泉入汶築壩
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全流出于南旺四分南流達於
淮泗六分北流達于漳衛而國家數百年芻蕘之利
賴焉其計乃出白英白英者汶上老人也永樂中宋

司空禮尋勝國會通故道英乃獻策永便國計亦
矣至今分水廟廡中有英木主而戴村又有英真祠
世給冠帶其子孫一人主祀庶幾古鄉先生致祭于
社者哉王先生故經世才好談治河事語及之津津
欲吐矣今日閱汶志見檀戶部考遼序云圖湖泉源
流併悉漕渠利害不覺心動因錄汶志五則以便查
攷先生又言遏汶流便漕不便于汶擇利莫如大利
大不得不計故末又錄漕壩如左

邑之川爲汶其源有三一發泰山仙臺嶺一發萊

蕪原山之陽一發于其寨子村會泰山諸泉之水
至靜封鎮合而爲一謂之大汶又小汶出新泰官
山之下西流至徂徠山陽入于大汶乃西南合流
逕桃鄉無鹽及壽張故城北由安民亭合濟瀆東
北入海此故道也永樂九年尚書宋禮始築壩于
戴村遏汶全流出于南旺四分南流達于濟寧會
沂泗諸水入淮六分北流達于臨清會漳衛諸水
入海然秋夏水漲猶得自坎河入故道漕與邑俱
利焉

汶之自戴村入漕渠也委折數十里隨所經流
異名焉在戴村以下爲蕭橋河西南流至某橋
受龍聞諸泉及蒲灣灤水爲草橋河又西南流爲
白馬河聖泉河爲鵝河至南旺分流爲會通河南
抵嘉祥界首北抵東平靳家口凡七十有二里夫
水一也其源之發則爲泉委之匯則爲湖導于遂
而通焉則爲溝域于隰而止焉則爲窪爲泊溢于
堤堰而決焉則爲口

一名丑花池蓋魯溝首軍德橋而下遂爲堤岸水
因漫出合于停濟民田多沒焉其水出相浪橋遇
周家河入汶邑之東南爲塹王石橋洎後劍泉水
匯焉西南爲釣臺泊則馬踏之餘漫也若魚管石
樓二泊秋夏水漲未用不植然來舟之入常備於
下是稱沃土矣

按南旺會通河之脊也先人遺法奉其以遠徑
每至此而舟膠焉自宋司空分漕于此而漕始利
矣然汶之稱于漕者亦十有餘年矣

漢馬蓋以濟水洶涌陸復滿博萊惟水洶則水之所衝始微溢之所據始寡堤不歲潰決不歲災及田亦不歲沒厥利溥矣萬曆戊子間歲旱泉涸澹澹復廢而漕艘始梗行水著鬼與決河身漸淤澹狹上流之勢危欲西趨石壩聿築漕始爲害者幾之役無歲不動夫額弗充漸及里甲崇保爭塊變爲沮洳結茅積稼或墮浮苴舒司空開渠河田益下蓋深知前人之非而重發其功也然決水捷

而注西觸于石驟折以南其勢彌怒故患終不免耳或疑潦盡洩則湖水或減不知沙壩之時潦非盡西也若今之汜濫則盡啟諸閘及斗門洩之猶襄隄沒岸舟禁不行豈湖之所能蓄耶顧司水銜者澹泉防湖監臨閘座復于泗汶河身務求深廣如宋司空時則南注之勢駛矣若流潦是需待命于天脫值亢旱將何以濟詎所以爲國家長計哉按漕之壩一曰滾水石壩汶之壩二曰何家石壩曰草橋土壩其接隣境而關于邑之利害者三曰

坎河石壩曰戴村土壩曰長溝石壩 按自沙壩
廢而汶流入海之道遂塞于坎河濁潦怒湍沃壤
爲浸長溝之間又私增土壩以捍其壑此邑之所
以嘆懷襄也陸水部撤土壩害減十二乃汶猶積
潦括沙底于分水以爲漕梗故大挑之役歲爲民
病而始則築隔繼則起水終則挑隔每用力于無
益之地曷若于上原築壩之處建石閘一座欲行
漕撈扎板斷流不用椿草夫力之煩又無曠日稽
遲之苦即不能如沙壩時淺不歲終不猶力必而

功多乎

譚公亮書

譚氏箕嗣于草野之鄉而公亮夢其父風泉颺願告
誠于燕臺之下皆以癸丑八月十七日公亮既覺即
爲沈湛老言之非已事而神之也公亮面令頭方堂
若不可一世世人競拾其濶達高華之好以相訾詬
有識者或和之然而非也大德不踰閑今日支輩中
吾信之公亮矣頃得其書云父子恩深音容相召三
千里外如對面談弟是以捐心自誓摩爛爲斯夫

或爲自全之計及不意抄家斬嗣之禍乃其
榜通神之資連銷骨之舌其勢應爾我又何辭但
爲知己羞無憾耳覽之欲涕漫紀于冊今日
董解元西廂

董解元西廂吳中百年前罕全本文壽承家得之而
山汪氏首尾俱缺其後何拓湖得完書于楊南峰而
三吳好事者皆著一編矣又數十年袁石公爲吳令
酷嗜之稱爲几上之書而此譜益著海虞嚴伯梁亦
周氏全集付之剗剗然急于成書踈於攷訂未爲善

本識者憾之予嘗見顧明卿手寫一冊字畫道楷固
識截然云錄之馮嗣宗家今不知所在顧全書既出
繕寫不難惜乎世未有傳其法者先君云予髮未燥
時曾見之盧兵部許一人援絃數十人合坐分諸色
目而逾歌之謂之磨唱盧氏盛歌舞然一見後未有
繼者趙長白云一人自唱非也天雨無爲于室偶與
李季鷹梁雪士談因紀其事

袁陶

袁石公遊盤山記如春花美女婉媚多風陶周望白

容路程綽有烟霞氣色

燕

燕夢相恐聞敲音驟然未成聲也朝曉之娓娓兒語矣核而花卵而飛胎而走皆宇宙至奇之變而人以爲常也

祈禳

祈禳之說吾所不然近見五行家按星辰飛流躔次之度爲休祥之符往往而驗此又何也豈昔不然而今然耶氣盛時不然而衰則然耶將氣盛之時一切抹倒則我旺而神衰而今反是也耶母病瘦死生會惱憂患惕其中而神憑之也耶遲暮之人曆日所不載與俗委順斯理之常每聞日者言焚香薰掃正襟危坐此吾祈禳之法也必不免視力所能爲行之久之病患亦良已吾欲推之人事輒紀於此昔有苦獅子吼者或告之力與之角將母免周公馳先生笑曰俗言凶星過度側身修行以禳之凜不可犯此河東者吾凶星也敬之禳之不暇而角之也哉聞者絕倒然而此非戲論也

朱子魚

朱子魚超穎可喜時有詼氣頃見之又似凝遠已語
其可禪草紫金政與瓦石相錯較是寶色勝不可減
也聞之趙九如子魚方治園亭竹木紛委匠石喧襍
料理之下不廢研席斯真可人矣紫金光相要從瓦
石中洗出

破戒

望中多飲酒之會而吾家特貧賔而不主吾齒特長
首而不二吾面目語言特不祥穢顛而不可近吾也
粥不能自主寄與人淋漓而不穩便念春秋六十一
切謝免而支季淳設席徐天倪館邀之必赴曰不令
君破戒而行吾意焉予亦欣然就之二鼓乃別已自
惟吾舍近而就遠去故而即新辭鷄豚之雅而詣聲
歌羅綺之歡何論人非吾將毋眊耶孔子曰過而不
改是謂過矣

無錫恇

今歲三月廿六日無錫人忽恇擾不知所定守城卒
擇之蹂踐益不可止卒亦乘機相煽暴劫民家姜侯

勅守者縱開城門民乃息然米所盡盡與乳子同用
橫于道棄子女相枕藉死者不下二百餘人而北城
門尤甚或曰蓋孟河鹽徒相搏訛傳至此江陰一帶
皆然或曰鹽販殺人潘葑自潘葑始已按之絕無殺
人之事亦絕無被劫之家此殆不可曉也軍中夜驚
于傳有之然是常夢惘惘未有白晝若狂糞粉二首
人者往歲辛卯七月某日吾鄉訛言寇至驚擾踰時
民多棄子女而遁然未嘗相踐成慘烈如此不知爾
時士大夫作何解乎日月之食也陰陽厄也宋儒猶
曰聖人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士大夫作何類乎
陳按察榜掠城卒爲倡亂者戒雖不然今日事勢故
應爾金雅少言嚴中翰雇舡無錫舡上人指其舡言
曰是日曾渡一百五十餘人伏湖口舡相接如箔葉
汀鳧顧視天日一片函鬣陰風襲人姚姚矣

祝疾書

祝疾述之有所取士某貽書乞憐者疾荅書曰憂之
而不能去者貧也却之而惟恐其復來者俗也貧俗
二字橫據胸中豈有清風颯至乎疾與人多以澤故

既去而入望之如此錄其言爲讀書自守者式焉

石巖花

吾鄉傅家舊有石巖花六株傅君植之數年每歲花
開鮮艷奪目弇州先生歸其所售田數十畝取置小
樓下用雲母石紙裝四壁花光浮星都作映紅寶色
此亦風流之極致也年來市花者頗多易得絕不聞
有如此好事者人與花不相值耳花出溫台間江陰
人偏解南中花木意接植頗繁三四停輒售售輒萎
而花故不逮溫台或曰其地氣云偶與晉孟嘉談得
種花訣訣曰種用黃泥細揀夏日遮陰冬不替草
矢浸水續續澆歲歲花開枝枝滿

壁箴

多情爽口是汝之質易事輕怒是汝之習汝乎若夫
汝既不識何物靡々層籬重棘

姚孟長

姚孟長爲諸生時嘗草疏盟于佛曰某甲自知無業
深重白法輕微叨覩人間踞踏天地何敢爭衡皇路
問徑雲達但母氏劬勞涓沫未報而今病軀

眼欲枯松栢相徂冬桑榆傍晚僅此生不償于世
捐糜何當於顯揚覽之令人悽咽孟長既舉於鄉而
行益加脩可謂孝子當節婦始娶時人謂節婦婦於
姚而女子文即少寡可幸無患乃不知孟長以十月
之孤几困重役節婦乳之哭付大母大母抱之哭于
公庭其當日情形何如哉蓋是孟長為諸生湘蕭先
生致少府歸而節婦始得安其孤寡之常距其始十
六年矣予嘗讀黃節婦旌門銘頌嘆姚氏門輝代有
婦節云金華宋文憲公銘曰寒颯蕭蕭青燧在壁月

落參橫猶聞夜織眉山蘇編修頌曰霜風淒其落日
照帷間關機杼形與影隨覽斯言不悽然泣者無父
無母之人也今 天子仁聖顯貞遂良表厥宅里延
一門雙節豈顧問耶

夏德元

夏德元久不過予談眉宇間多感奮之色而口不言
所言皆後來英妙無貧戚容真白蒼先生子也試其
清飭闇然而不耀當必有進焉

王孺和詩餘

孺和詩稿猶存什七癸丑以後詩餘殆不復見辛巳
歲曾閱其手錄一冊幾半及菁華艷發號稱得體壬
午而後遂不多作壬寅歲端陽日有黠婦磨一團
復神情蕭散而感慨有餘不無張氏愛姬雙鬟黃冠
之意矣先世長唾不可止正在去年此日無聊檢閱
復得此義我痛何如

大母生忌

晉大母閨生其後七十年設脫之辰都不相值先父
母以觴進笑曰待閨月始爲之後六十當賀會三姑
喪未久先父母不敢言会上辛未爲大母七十存
禔四寒暑矣先是母四十病痞輒劇至五十七劇
絕如絲然猶淹淹二十年至屬續神氣湛然不亂分
鱗析釧井井均適曰若爲奩中物若爲始家物絕未
嘗有絲縷銖兩之廢先子泣曰母少孤貧更大病三
十年非艱心倍人數等其輩安所得先世手澤而見
之即曩者更窘乏不可縷狀亦絕不見母出此質錢
也亦子識之守成者不當如是耶先子言猶在耳而
母亡三十一年矣近死之孫母忌不能謁家兩令

代之因述其事甲寅五月三日

偶句

剛腸難忍英雄淚死地誰堪兒女情

病眼

祭已予館周元裕家四月十六日夜里杜送神觀
眼迷炬翌日發腫心患之而南昌饒先生通行縣得
失之念擾擾矣饒至病假又二十日爲五月初六始
試崑山目已昏然無恙也甫就位不辨天日豈非數
哉時有同學生沈玉溼名存孝者志其試翼予勉

先生又有王司訓名體仁者爲先生其言某平日伏
饒頗惋惜免色詞之辱未午放歸又有兩堂後顧某
沈某送予歸舍亦一時患難交也歸至草堂先母憂
惶不知所措先世長從外入面予無言先叔父多好
語慰藉吾爾時已不復作全人之想矣其後十七年
已酉不免爲鉄鞋道人所紿床頭金殆盡病者思起
其信然乎然予故知道入非相紿技盡無復之耳脫
逝而去則真可笑既去先世長語予曰每見道人視
眼其始漸有欣喜之色後額漸顛搖首頓足不言知

無能爲矣

山神廟

慧聚寺四柱有張僧繇畫龍陰雨晦冥麟中加潤諸
僧繇畫鎖鎖之此吾鄉異聞也嚮公方經營寺址以
神役五丁助之一夕而就臺名鬼壘自縣官建崇功
祠而所謂廣十七丈高一丈者不知何所矣其存者
獨山神廟耳廟建于唐中和著于梁天監更額于宋
秩祀于明燬而復新若持左券豈神効一夕之靈非
幻不滅耶顧元錫請作山神廟募疏檢志慨然太凡
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也慧聚寺崑山一隅
物耳如楊惠之之天王李后主之書額張僧繇之畫
龍嚮公之講堂竟何有哉

龔張

先甲寅倭寇吳中前輩張仲起龔瑞周爲寇所執今
擔張擔而龔不能忍語多嘆喑張指地曰此豈若死
所耶龔終恨恨然寇飲輒令之歌張取所憶詩歌之
語言動止輒以身翼蔽龔一夕令漁張以蓆置池中
奮手擊水魚躍而上寇喜而張又睨旁舍有釀方熟

者取以米釀而飲之太醉遂與龔遁去其後龔惟
仕路終祀縣令不能歛張經紀其事甚悉主奉常為
作誌曾見之其從孫季弘家龔可謂孤憤人矣始教
定州抗州守入簾抗主試司大理抗理卿後令祀抗
御史豈古之強直自遂者耶張生曰龔先生不能忍
寇孰可忍乎仲起名振之瑞周名起鳳

居息菴

歸先生居項脊軒輒扃其戶久之能以足音辨人意
當時人知之謂之踰井蛙耳乃不知其有丹穴隴中
之想如先生真功名富貴人也予所居息菴不減項
脊每旦計米而炊不繼則縮步僂行與小嫗躊躇久
之乃出豈復有他念乎獨燕坐寂然隣家樹能分綠
蔭娛人春鳥滑滑如簧則先生所謂揚眉瞬目謂有
奇景耳有沈嫗者時賣絲予家多見予坐起庵中聞
若無人嘗私于小婦曰即老矣猶類閨閣中物予聞
之唯唯否否

性

扶善鋤惡人之性也予性鄙不能鋤惡然願扶善微

顯闇幽文之道也予道淺不必微顯但務闇也

文墨

南充王都御史廷作侍郎王思質傳頗詳密已讀李于鱗作如盛暑臨流披襟解帶又如乍脫冬衣微體輕利文章故有定價非世人之憎愛所能損益也奔州爲父叩閣寃沉痛至其情結鬱而文加條暢援引舊例卒用其言其言曰查得先年尚書王文于謙因石亨等奪門誣枉重罪伊男王宗彞于冕奏辨各復原職欽賜祭葬贈謚臣父事體委與相同循覽顛末要知爲人子者不可不知文墨也大喜峰口一擁至于遵化當時之慘亦烈矣而城寨故未隔也相嵩父子安得妄引條例耶至兵部附葬奔州一疏可謂奕葉重光其言曰臣父屬續之際遺書戒臣濫受國恩死不瞑目不可復希身後之榮裸身而葬以奉先靈是吾志也嗟乎王侍郎真不死矣

文章獨行

睡菴兩孫文序云時文者攫時之物耳髻之高下眉之廣纖娼者之笑顰賈者之貴賤朝更夕易而不能

以自主且人亦走其便秀易與者耳迎世之心意
獨行之思寡豈惟舉業哉嗟乎夫子嘗謂獨行于
文矣徃歲求子嗇文不可得祭丑得之王元孚以爲
非復人間世人也王駕部書云此中如郭爾光孫子
嗇諸人雅相慕尚尊稿至輒便持去此何解歟豈亦
不與于便秀易與者乎眼中識字以來靈異莫如孫
郭皆出睡菴門下真最奇事周自淑嘗言高玄圃先
生其人可方子嗇惜不見其作義然亦湯先生門下
士也先生評兩公卷數言耳令人無限洗發錄置凡
上爲獨行者之助云

今人舉業從坊刻入從試錄策論入安得有佳子
徃徃獨造其入處居然先輩無復嘉隆以後模子
孟義尤最百年來惟婦太僕先生差解此也 子嗇
韶年耶老宿耶才子耶學人耶揔之其目中不曾
留一書留一人空空如也云爾吾是以驚就之 編說

思二遺

女若有乳母子甫三歲母棄之爲乳母東倉與其兄
依怙居而怙故縣邏卒守城每夜輒依他處無常

予視之良萍梗飄飄不知棲泊何所矣駭雜不知
母皇皇逐眠食耳予每見其顛躓離披之狀心憐之
未嘗不思吾江南二遺也大遺養於嗣母就外傳先
祿言其讀書時能以意旁曉他旨小者整秀如其母
絕不肯向人索棗栗繼亦慈撫之然而眉眼之間吾
不忍轉吾念矣

此女

汶志烈女傳有此女蓋正德中流賊掠西南村落獲
一女欲污之女大罵賊遂見殺賊感悟以衣濺血書

此女可旌四字於壁王又新先生傳志特表出之且
云漆室憂國得名以地義姑退兵得名以屬而此女
絕無姓氏可憑里井可據特系之烈女之末竟亦良
史矣先生雅志維風閨幽爲務錄白英于人物存此
女于貞素諸家志乘未數數也吾鄉有房氏者嫁于
顧甫結褵而夫客外境隣家失火延燒里中民居小
樓夜倉皇起亡中衣將出戶忽自訟曰吾婦也且值
惚時而奈何以褻見舅姑且不令外人視耶函入
焚死明且出其屍危石間燒過半矣面目僅餘上

女故亦烈矣哉。最至云間。然。最。西。日。始。及。上。其。和。女。傳。向。以。其。具。買。且。不。令。休。入。鄉。匪。西。入。其。女。傳。自。生。其。明。年。丙。戌。秋。孟。光。祿。將。聞。名。傳。結。行。矣。予。時。讀。書。大。樹。齋。本。源。之。僧。舍。其。夢。夢。行。四。歲。死。意。乃。太。惡。念。欲。罷。約。而。有。成。言。且。期。通。茶。河。遂。許。之。常。欲。自。忘。其。夢。甲。辰。仲。嫁。孟。氏。夢。無。驗。矣。而。予。心。終。不。忘。庚。戌。春。李。仲。卒。其。子。爾。章。方。四。歲。豈。不。異。哉。今。日。讀。歸。先。生。所。爲。母。夫。人。志。自。言。見。家。人。哭。其。亦。哭。然。以。爲。母。寢。也。文。曰。家。人。及。盡。去。盡。出。既。其。曰。鼻。以。上。盡。集。鼻。以。下。盡。木。姊。以。其。肖。也。吾。爾。時。大。慟。幾。欲。絕。憶。庚。戌。之。日。聞。仲。訃。檢。篋。中。不。得。一。錢。解。衣。質。之。亦。不。滿。半。兩。許。而。風。狂。雨。暗。不。可。渡。呼。舟。無。應。者。其。明。日。始。往。哭。仲。姆。抱。二。遺。于。側。問。之。亦。云。母。寢。無。恙。也。予。既。不。能。贈。仲。舍。與。予。婦。淚。眼。相。對。留。婦。視。舍。而。予。亟。馳。歸。光。祿。送。之。予。再。叩。首。而。別。意。欲。以。無。使。後。人。悔。祈。光。祿。且。知。光。祿。之。德。吾。女。且。愛。其。德。不。令。其。既。長。而。遺。之。憾。也。其。地。即。今。孟。主。簿。後。舍。處。予。性。絕。憐。愛。兒。女。而。仲。特。慧。又。絕。愛。之。然。愛。之。

絕無所自盡于仲念二遺特甚而家貧之况亦
撫時感事潛然流涕嘗謂吾父子之情惟執知之即
南卧者莫能知也仲死五歲絕不忍聞仲死時何所
言予婦云仲方無恙抱爾章問曰兒將以何報母兒
長蓋為母持三歲齋仲死而予婦齋至今不肯罷豈
念爾章幼不如約乎予亦不忍問也當年風雨倉皇
惘惘而出惘惘而歸其他一切皆成涕淚而又不能
召畫工留以眎二遺若婦先坐以上畫其以下畫其
則予更添一斛淚矣偶與桐語書而藏之念爾章其

日者得以觀焉

擬古

擬古之作常患其類徐昌穀五言詩學漢魏而不類
所以為高故常欲另寫一編襟漢魏歌之北地信然
多類之美或言昌穀無迹體故亦宜然

王子顯

王子顯絕無少年傷生之事而一病幾危殊恐朋友
是荷故子顯措意周謹于事都不能忘其真意
必爾昨天遣人致書于其覽其書訊其疾其

無疑而身不能死。嗚呼！子拜賜之時，人固未嘗
之躊躇却顧也。子顯子四方，存志之友，何處不
獨某即某之無似，或必不能忘念乎。其顯命何
甫脫萬有一起之危，庸情所好為之，庸書遲未周，危
以時則豈非不能忘之性歟。使還某無所致，子顯但
附語表夫人無令而即不自逸一切後其身，固也。甲
寅五月十二日

恩膏

恩膏天之施也，然不能及良民何也。良民于法無私
也，于利無通也。昔人慎無赦，豈無見耶。近詔徒流
下量加寬恤，猶以為恩之未曠也。此非君子之言也。

勝場

古丈人家各有最勝，如冒熱之志，柳州之記香山之
終，端明之表，更無一篇可參。因知孔子博學無所成
本，則全體無可參訂耳。然勝場之中，又有最勝，如冒
蒸殿中馬少監志是也。李獻吉頗為諸王志，慕亦無
所不佳。其志倍順王云：王好夜宴，鐘鼓管絃，聞
賓，鷄鳴月隱，香粉銷落，烏履履，其

酒色之事斯亦化王之筆矣

海漕

海運必由淮踰青萊多山少壤舟楫之則益通有內地經膠萊河三百餘里差近三之二而忘覆溺有故阻可復江陵初山東漕河關海虞徐少司寇杖與其長劉公應節上疏具言海運事劉公萊人也徐公倚之為信遂秉憲職往用軍興法不能亡所調發人以為擾爭言之兩憲其後劉公秉戎政詔往勘處

人狎公噪而從之江陵亦不能決議遂寢徐公既謝政雖暮年猶扼腕談天下事每及海運輒曰天乎以一時害而廢百世利固難與慮始哉予嘗聞江陵在政府集諸門下談治河刑曹商公為正獨無言公問之商曰河不可治江陵默然以為得遂遷入御史臺出按山東江陵身天下之重而敏于用人類如此當時忤江陵者謂欲立奇功自固朝端爭言治河便不效又紛紛爭言海運矣嗟乎譬之操舵于江河風掀浪舞豈能刺程而趨即多方行之而有一便顧不

哉而况乎海濶並運皇祖之法斷斷不可易者
予憐不揣聲遠與祥治過之問所疾苦群皆曰夫抵
靈利人多作悔無及事而又曰某政係免故知之而
又曰韓某有言垂老之禍莫大于偶然試之而不覺
其習之生常也此猩猩之醉也其始有戒心焉何知
其醉也張靖孝先生曰欲心超當以懼心制之又曰
常要認得他人本無忤我意思恕心自生此兩言者
易曉耳其孰能知之雖知之臨事忽焉失之矣

趙御史

江山趙御史方泉先生鍾以嘉靖壬子督學南畿
命迫期三閱月而事竣所閱卷不下萬有幾矣明年
歲試先君餼于痒御史校文但得機牙不責聲句或
彈削竟憤而名第乃獨寇或次少後而獨于泉中
揚之聞者不測後乃大服先君卷蓋彈削而亟賞
者也嘗聞之大父云先君領牘時始無不削者或
之經義未始有批識及韓非作說難論則
覆賞識殆盡矣夫未署其尾云此條亦

有傾山倒壑之勢者若君何公其德
公親焉公雖遠陳公允非老若徇美第其人此
蒸浮沈黷校落落無所向偶一命于德清房而
用第六不增廣若采者狄紹程張輿得沈廷用
夢龍徐繼伊先是辛酉歲予就鄉試祈津蘇州祠夢
學稼胡守朴者語予予所得半尊人予心莫善也自
今觀之先君接餽而采增廣若君膠萍者其十七年
予十四年不半裁夢學稼語若君晚讀於太學而
予濡首費營病廢也

城居之樂

周茂仍嘗誇我村居之樂莫最于不聞戶外事但若
索居乃不知城居更有樂焉莫最于索居不聞戶外
事也須其來語之

息

寢之義息也息則生易曰君子以嚮晦外宴息記曰
鷄初鳴咸盥漱聖人垂世之書後世養生之節也王
龍溪先生有言今人全靠夜來一覺酣睡足補一
日之用所謂後天安樂法也今寢而不寐則安樂法

起息床睡夢擾擾若夢極亂不知身何處所
意頗眩楚唇燥而口不潤息未未寤轉轉思夫
云順之微生逆之微死既息矣而若是順求逆求
坐乎死乎莊子曰其寢不夢息也乳而終復亦寢不
知老之將至息則生也有問卻老方者荅曰但眠食
恰好處噫後天而奉天時中庸不可能也或利而行
之其庶乎

清和社

先君晚歲每逢花開鶯轉啜吟叢集乃至寒食重九
坊燈里社爲歡如不及惟恐後時既徙而黠然有失
也予既病于事多不相關清和之夕獨喜聞穿街蕭
鼓隱隱入座輒思與陳更生王孺和顧元宰輩取閑
道逐燈火豈可得哉前月有令民家不得賽神而今
夕亦寂無繼者蓋藉口于上之令以藏其貧乎爲之
慨然

埋官

陳鄂州理台于病悖不能送爲書咎繇爲寄之六經
之言乎今世未必可試試亦不盡教其斷然可試而

生疏者惟好生一念耳生死之間空屬若夫而此
必筆仕者爲之庶幾寡過不在此念耶性成與王又
新先生夜論文極稱王文恪公充類至義之盡篇而
劣馬孟河予問故先生曰文恪主開孟河入之豈美
也哉予笑曰理官之言也先生亦大笑

張馬談

偶閱馬君常澹寧居刪而稟然自笑也譬之避秦人
聽漁父說漢晉事不覺欣爾有喜作食慰藉求傳之
浹而驚避之也技至此耶庚戌以前果哉樂之難矣
君常言寧爲缺陷毋爲圓滿夫未有缺陷者不圓滿
而效也張治生曰效則效矣何與十八房事祇費一
揣摩耳快論哉雖然二兄故武陵溪上人何得相悞
晉代衣冠事

梅花草堂

北

